

绝迹十多年的本土鱼重返渤海湾

唐山海洋牧场修复渤海生态,让“海底荒漠”变“绿洲”

新华社石家庄6月11日电(记者曹国厂、李来房、高博)渤海是黄河、辽河、海河三大水系汇聚的半封闭内海,海水交换能力差,海洋生态系统脆弱。多年来,由于过度捕捞、陆源污染等原因,一些海域出现“海底荒漠”现象。不过,一项旨在修复渤海近海海域生态的试点项目启动10多年后,消失多年的当地鱼类物种,又回到了唐山祥云岛海域。

有着1500多人人口的唐山市乐亭县捞鱼尖村,几乎家家从事渔业相关产业。村里一位80多岁的张姓老渔民告诉记者:“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一次海能捞3万斤虾皮。到七十年代,一网还捞过5000多斤对虾。平鱼、镜鱼、鲷目鱼是渤海湾最好的三种鱼,黄花鱼、带鱼也很多,但这些鱼前几年几乎绝迹了。”

为恢复渤海近岸海域生态系统,唐山海洋牧场实业有限公司联合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海洋大学等国内多家海洋科研单位,以建设人工藻礁为突破口,营造贝藻礁生态系统,10年来在祥云岛4000亩海域内累计投入人工礁石构件77万立方米,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海参、螃蟹、石斑鱼等鱼类年产量达3000万元,实现了海洋生态与海洋经济共赢。目前正在计划在2万亩海域进行扩建。

专家表示,唐山海洋牧场通过人工投礁,在礁体上生长马尾藻、刚毛藻、海膜、孔石莼等“海底森林”,集聚了大量魁蚶、石斑鱼等多种生物。藻类生长和滤食性鱼类生存,会减少海洋中氮磷污染,而底栖贝类又能有效降低水体中的悬浮物及藻类,达到净化水体的功能。

唐山海洋牧场负责人张振海说,唐山海洋牧场建立之初,就以“海洋修复为宗旨”,定位于“藻礁礁生态系统”而非“人工渔场”。我们希望做的,是对海洋渔业资源枯竭的根本修复,从而保护海洋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和平衡。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专家介绍,我国海洋农牧化概念提出较早,早在1965年就有专家提出对海洋实行农牧化管理。

专家称,从1970年至2000年是海洋牧场建设试验期,2000年至2015年是建设推进期,2015年至2020年是建设加速期。官方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海洋牧场233个,其中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86个,绝大多数采用的是人工鱼礁增殖放流的管理模式。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许敏博士曾长期在唐山海洋牧场跟踪研究,他说:“唐山海洋牧场人工礁区内生物量是非礁区生物量的30倍以上。在礁区内发现了已经消失十来年的渤海本土鱼种,绿鳍马面鲀、牙鲆等,当地渔民在附近海域还观察到成群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江豚嬉戏追逐。”

捞鱼尖村80多岁的老渔民说:“在有生之年还能看到消失多年的鱼类重返渤海湾,真是一大幸事!”

值得一提的是,唐山海洋牧场依托现有资源大力发展休闲渔业,目前有17艘渔船加入休闲渔业船队,每艘船上有六七名工作人员,他们大多是以前的渔民。

作为第一批转为休闲渔业的渔民,52岁的杨兴武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钓鱼的时候,每天起早贪黑,碰到大风浪还有生命危险。”他说,“现在做休闲渔业,工作安全还有规律,一年能挣十多万元,收入翻了一番。”

洞庭:麋鹿“长胖”



▲麋鹿“小乖”和它的妈妈“点点”在一起(5月30日摄)。新华社记者史卫燕摄

这里是位于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麋鹿和鸟类救助避难中心,在这里生活的麋鹿,大多在生命历程中有过特别危险而又幸运的瞬间。

让中心的护理员宋正强最为记挂的,是园内刚出生两个月的麋鹿“小乖”。它的姐姐叫“小不点”,它们都是雌鹿“点点”和雄鹿“彝彝”的孩子。

点点是保护区养护的第一头麋鹿。2012年,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将一头在芦苇丛中发现的、没有了母亲的小麋鹿抱了回来。2017年,作为“大龄青年”的它与另一头受到救助来到园区的麋鹿彝彝结为“伉俪”,接连产子。

麋鹿,是我国独有的特殊物种,人称“四不像”。早在战国时期,《墨子》中就有了麋鹿在长江流域生活的记载。

由于气候变化、栖息地被破坏等原因,麋鹿逐渐在野外灭绝,转而成为皇家园林动物。八国联军入侵后,麋鹿种群被杀掠,从我国彻底消失。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展麋鹿引进项目等,麋鹿重回故国。此后,它们逐渐在北京麋鹿苑、江苏大丰麋鹿自然保护区、湖北石首麋鹿自然保护区繁衍。

在1998年的长江特大洪水中,一群麋鹿为了求生,竟从湖北石首冲破栅栏,洩流长江,抵达洞庭。经过20多年的繁衍生息,十几头麋鹿变成近200头,洞庭湖区麋鹿种群被专家认定为世界最大的麋鹿自然野化种群。

野外的麋鹿生存极易受到洪水、肠道疾病的影响。为了解麋鹿的肠道健康状况,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时常去野外捡拾麋鹿的粪便进行检测,如发现异常,立即提取各区域湖水进行检测,并在麋鹿活动区喷洒药物。

5月份麋鹿刚刚生完孩子,但是洞庭湖洪水季节马上到来,成年麋鹿尚有危险,幼鹿的洩流能力弱,生存的可能性更小,成活率低。

“被圈困的麋鹿往往会聚集到湖区的高处,晚上雄鹿会叫,循着声音就容易找到。”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麋鹿保护专家宋玉成告诉记者,为了寻找被洪水围困的麋鹿,湖水上涨后,保护区工作人员总是通宵坐船到湖区来回巡逻。如果遇到受伤、年幼等需要特殊救护的麋鹿,工作人员就必须把它们带回救助避难中心。

“现在中心一共有9头麋鹿,我们每天守着它们,感情很深。但心里最希望的是,有一天,它们可以回归自然,走的时候回头看一眼就足够了。”宋正强说。

洞庭湖麋鹿群的壮大是中国麋鹿保护事业的一个缩影。据统计,目前我国麋鹿数量已达6000余头,占世界总数的近90%。(记者史卫燕)据新华社长沙6月11日电

海南:坡鹿“分家”



▲海南大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的坡鹿(5月11日摄)。新华社记者郭良川摄

在海南岛西部,栖息着我国海南特有的珍稀物种海南坡鹿。海南坡鹿是泽鹿的四个亚种之一,曾广泛分布于琼岛丘陵、台地。人类开垦导致坡鹿栖息地减少,加之猎捕活动,坡鹿数量剧减,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26头到现在600多头,数十年来,在这片半落季季雨林地带,人与鹿的感人故事不断上演。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诗经》中描写的景象在海南曾经很常见。“小时候我常在这一带放牛,那会儿还能看到坡鹿。”在海南那湾省级自然保护区,今年55岁的刘德连回忆说。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人类活动扩张,坡鹿分布点缩减至海南西部地区。上世纪七十年代,仅剩大田、那湾两个点分别有坡鹿26头和18头,1976年两地分别建立珍贵动物保护站。1981年,那湾最后一头公鹿被猎杀,海南坡鹿仅剩大田最后一个家园。海南大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距东方市市区12公里,1986年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海南那湾省级自然保护区陆续从东方大田引入18头鹿仔驯养,现在该保护区已拥有200多头坡鹿。

“重引入坡鹿初期,早上把坡鹿放出去,晚上要赶回来,一头头清点。不管刮风下雨,少一头也要去找。”海南那湾省级自然保护区保护科科长符大亮说。

种植优质牧草,人工挖除劣质植物、开挖储水池、火烧法更新植被……多年来,坡鹿保护者探索出一系列科学有效的保护措施,坡鹿的生存环境得到改善。

为应对坡鹿面临的食物短缺和种群密度超标,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林业部门先后在海南那湾省级自然保护区、海南那湾省级自然保护区、海南大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文昌分站等地建立迁地保护种群。

海南那湾省级自然保护区是目前迁地保护中比较成功的一个。随着近年坡鹿数量稳定增长,该保护区内坡鹿种群密度再次超过保护区容纳量,迁地保护工作不得不被提上日程。

“2006年那湾的坡鹿数量曾达到顶峰,2009年至2011年,由于天气干旱食物不足,加上害虫大爆发,后来降低到不足100头。”王合升说,为避免类似的悲剧重演,他们正向主管部门申请开展迁地保护和扩建围栏。

为确保海南坡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2017年,海南大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又一次启动海南坡鹿幼仔人工驯化工作。目前驯化坡鹿幼仔9头,初步建立起人工驯养种群。(记者王军锋)据新华社海口电

中华环保世纪行2019年宣传活动启动

聚焦「守护长江清水绿岸」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记者杨维汉、孙少龙)中华环保世纪行2019年宣传活动11日在京启动。活动的主题是“守护长江清水绿岸”,突出长江流域水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这条主线。

从1993年开始的中华环保世纪行主题宣传活动,是影响广泛、社会关注的“老品牌”,为推动我国环境与生态保护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杨振武说,今年的宣传活动将紧紧围绕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立法和监督工作,特别是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长江保护法立法调研、有关代表议案建议办理等工作来开展,既保持老品牌的专业性、影响力,也凸显人大工作和人大特色,通过两者有机结合,为进一步宣传人大制度和人大工作开辟新思路、新渠道。

杨振武介绍,活动报道的基本原则是,以宣传党的

十八大以来的工作举措、成效为主线,同时反映现实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力求全面客观呈现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状况。本年度宣传活动计划从6月份开始,分3个阶段组织媒体记者分别赴长江沿线的省份,到水污染防治的源头一线,进行深入的采访报道,并邀请牵头提出相关议案建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参加,对采访活动给予指导并接受媒体采访。

据了解,中华环保世纪行2019年宣传活动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牵头,中宣部、生态环境部等10多个部门共同主办,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多家新闻媒体参加。



黄土高坡 披彩挂绿

▲近日,陕西省吴起县胜利山翻腾的云海宛如仙境。

位于黄土高原上的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是昔日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全国退耕还林第一县。1998年,吴起县开始实施“封山退耕、植树种草、舍饲养羊”。1999年,吴起县一次性退耕155.5万亩。

20年来,吴起县共完成退耕还林和荒山造林面积245万亩,曾经贫瘠而荒凉的黄土地披上了浓郁的绿装。全县林草覆盖率已由1997年的19.2%提高到目前的72.9%。如今,当地群众发展家庭林场和林地经济,收入稳步增长。2018年,吴起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0956元,是1997年的12倍。(新华社发(宗明远摄))

几度为生态“让路”,青海“最美公路”通车

据新华社西宁6月11日电(记者骆晓飞)“车在山中行,人在画中游。”秉承“生态公路”建设理念,几度优化调整线路为生态保护“让行”的青海省扎陵沟至碾伯镇公路,11日全线通车。

扎陵公路起自青海、甘肃两省交界处的扎陵沟,终点为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碾伯镇,沿线穿越位于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的北山国家森林公园地质公园和乐都区仓家峡省级森林公园,一路环境优美、风光旖旎,被网友誉为青海“最美公路”。

“这一公路全长仅有50余公里,但建设工期长达5年,主要是为了保护沿线生态环境,这一公路从最初的设计到最后修通,先后有超过一半的里程进行了线路调整。”青海省公路建设管理局副局长王建良说。

王建良介绍,扎陵公路作为一条穿越国家森林公园的公路,原设计线路位于林木集



▲6月11日,一辆汽车在青海省扎陵沟至碾伯镇公路上行驶(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张宏祥摄

中地区,若按原设计施工,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灾难性的。为减少对森林资源的占用,该公路建设过程中,先后对影响生态环境的路段进行了线路调整,并采取“以桥带路”“涵洞改

桥梁”措施,最大限度减少对森林资源的占用。

“扎陵公路先后对26公里路线进行了调整优化,占设计里程的51%,这是青海省公路建设史上调整线位最多的一条公路。”扎陵公路项目办副主任沈建青说,通过线路调整,这一公路减少林地占地243亩,与原设计线路相比,减少砍伐树木67000多棵,与此同时,该公路修建过程中利用路基施工的弃石和废渣,打造了42处“绿色停车港湾”,真正体现了“生态筑路”的发展理念。

王建良说,在青海省近年来提出生态优先发展战略后,生态环保已经成为公路施工建设项目的一部分,每个公路项目建设预算中都会预留专项支出用于生态保护。

青海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数据显示,近5年来,青海省累计投入用于开展交通建设项目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以及自然保护区内相关路段生态恢复治理的资金超过了100亿元。

汾渭平原夜空,何时再现“一闪一闪亮晶晶”

新华社太原电(记者王井怀、姜辰睿)天河横贯夜空,夜幕繁星闪烁,黄河波浪滔天,山风撼林飒飒。在汾渭平原上,20世纪90年代的这种美景,如今已经较难见到了。

48岁的王保林(化名)家住黄河岸边,如今,他经常对灰蒙蒙的雾霾和夜晚传来的轰隆隆炮声感到无奈。

夜空中最亮的不是星星,而是烟囱上的火

王保林自小生活在汾渭平原,几十年来,他眼看着黄河岸边的树一棵棵少了,烟囱一根根多了。

睡到半夜,王保林时常让轰隆隆的炮声吵醒。“又在山上炸石取料了。”捂住耳朵,王保林无奈地说,趁着晚上没人管,石料厂隔几天就放一炮。有时能看到扬起的灰尘跑几里远,家里院外都是土。

站在王保林家院子里望去,黄河两岸烟囱林立,烟尘腾腾。到了夜晚,景象更为“壮观”。一天傍晚,记者看到烟囱里烟气在夜幕里划出道道印迹,有白色,有黄色,甚至还有红色。有的烟囱冒出明火,把夜染红。空气中的煤焦味更是扑鼻而来。

煤炭在汾渭平原的能源消费中占比近90%,氧化铝、焦化、钢铁、煤化工等重工业企业集聚,有的企业规模偏小,装备水平较低。近年来,汾渭平原的PM2.5浓度一度不降反升。

地处汾渭平原的山西省环保局负责人说,通过长期观察,可以明显看到汾河谷地形成了“河津—稷山—新绛”一线和“灵石—介休—霍州”一线两条污染源带,“在供暖季污染严重时,白天看不到太阳,晚上看不到星星”。

把脉汾渭平原:为什么这里的雾霾重?

2018年,汾渭平原被列入蓝天保卫战三大主战场之一。“将汾渭平原纳入全国重点区域,主要是考虑到其PM2.5浓度不降反升,已经成为全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司长刘炳江说。

汾渭平原是我国二氧化硫浓度最高的区域,也是PM2.5浓度第二高的区域。数据显示,煤炭在汾渭平原能源消费中占比近90%,远高于全国60%的平均水平。以二氧化硫多次爆表的山西省临汾市为例,全市5000平方公里范围内布局了10家钢铁企

业、22家焦化企业。2018年临汾市空气质量在全国重点城市中排名倒数第一。

在三大主战场中,汾渭平原又是经济底子最薄的地区。汾渭平原一市一策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刘新盟认为,底子薄就有经济发展的强烈需求,而在环保投入上又容易捉襟见肘。

临汾市环保局调研员赵素丽介绍,临汾市市本级财政收入每年只有20亿元左右,有的县还要借钱发工资,而清洁取暖改造等环保措施动辄就需要几亿、几十亿地投入。

同时,汾渭名为平原,实为谷地,整个区域内大都是“两山夹一河”的地形,窄的地方仅有几十公里,环保志愿者组织“空气侠”负责人赵亮说,低洼狭长的地形不仅使污染物容易聚集在谷地中,还容易造成污染相互传输。

汾渭平原的夜空,何时才能繁星闪烁?

经过攻坚,2018年,汾渭平原优良天数比例平均为54.3%,同比提高2.2个百分点;PM2.5平均浓度为58微克/立方米,同

比下降10.8%,扭转了自2016年以来持续不降反升的局面。

尽管关键指标下降,汾渭平原的污染防治情况仍不容乐观。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刘炳江直言“汾渭平原滞后(全国)5到6年”。

“治理污染的根本是产业转型”,山西省运城市下辖的河津市长何伟说,“改变传统行业,应该从改变传统企业家的思维入手。”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从去年开始主动与专家对接,聘请高校环境专业人才团队全天候协助治理污染。这支团队把监测细化到街道,更便于发现污染源问题。“去年1月因为治污不力被罚了800多万元,专家来了后,我们再也沒被罚款。”副区长戴勇强说。

更多的城市像山西省吕梁市一样,开始在环保上投入真金白银。吕梁市去年安排投资近100亿元,开展工业污染治理、清洁供暖、扬尘治理等100余项环保基础设施建设。

经过一年的治理,汾渭平原空气质量似乎已迎来拐点,正给人们带来希望。